

大鏡



白衣郎相

白衣卿相

黃大銑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4.1875印张 337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0

书号：10422·27 定价：2.20元

白 衣 卿 相

黃 大 銑

鷺 江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内 容 提 要

是名士自风流。在中国历史上，北宋词人柳永堪称风流名士。这部章回体小说，以北宋政治风云为背景，以柳永富于传奇色彩的狎妓、科举、宦游和婚变为线索，描写了这位风流浪子落拓不羁、辗转变幻的一生，塑造了一代才子佳人、名流学士的群像。

小说情节感人，丝丝入扣；言情状物，意趣盎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目 录

篇首 (1)

上篇

第一回 (8)

初应试三变怨不第

屡征伐真宗苦无功

第二回 (18)

假惺惺真宗演封禅

喜洋洋三变应殿试

第三回 (27)

梦似真真还疑是梦

批乱意意难圆其批

第四回 (37)

中瓦子赏伎夸女子

相国寺随喜遇书生

第五回 (48)

赵伯升含悲诉殿试

张去非怀愤说科场

第六回 (59)

柳公子喜入含春楼	
陈姐儿爱唱《合欢带》	
第七回	(71)
三艳妓争捧佳公子	
一书生醉填名花词	
第八回	(83)
话辛酸安安叹薄命	
怄闲气香香要矫情	
第九回	(94)
扣使费严父枉惩儿	
贴缠头娇姐偏爱俏	
第十回	(105)
亲小尼好景恨难长	
恋名妓美中嫌不足	
第十一回	(117)
柳三变善言隐丑事	
石延年冷语刺奸官	
第十二回	(129)
游山川三变谱赞词	
擢枢密晏殊摆庆宴	
第十三回	(140)
赵伯升奇逢上青云	
石曼卿巧遇得实职	

中篇

第十四回	(154)
-------------	----------------

固专宠刘后夺太子 说趣闻史志失都知	
第十五回	(164)
庆元宵万民赏鳌山 “踏五花”三变逢少主	
第十六回	(174)
羈君心宫中立皇后 违圣意殿上黜俊才	
第十七回	(185)
恣狂荡怪刺戏大臣 怨遗贤新词恼少主	
第十八回	(196)
批试卷英宗责浪子 行酒令张爵说艳闻	
第十九回	(208)
见怨词名妓感身世 尝残羹书生触民瘼	
第二十回	(220)
行旷典三变中进士 望仁政可官赠良言	
第二十一回	(233)
汴河边执手看泪眼 杨柳岸醒酒咏名篇	
第二十二回	(244)
探奇女新词幸称意 遇才郎蓓蕾喜吐芳	
第二十三回	(255)

改本名希葆永世情

唱心曲愿结忘年侣

第二十四回 (268)

驳引荐言官只循规

逼卖身鸨儿总爱钞

第二十五回 (280)

张去非解囊酬知友

吕夷简废后报私仇

第二十六回 (290)

范仲淹秉忠贬官职

虞美人负气殒香魂

第二十七回 (301)

逼为妾衙内逞凶顽

诱成欢员外施奸计

下篇

第二十八回 (314)

悯民苦柳永作长歌

怀痴情安安染重病

第二十九回 (325)

谒晏府柳永为陈情

贬耀州仲淹因通款

第三十回 (335)

心扑朔衙内弃鸡肋

意迷离州官索黯花

第三十一回 (345)

改旧词天香显才调	
说浑话大尹隐居心	
第三十二回	(354)
遣奇女钱可喜成全	
操婚事师师乐劳瘁	
第三十三回	(365)
行繁礼才子谐婚好	
说边衅文士斥宴安	
第三十四回	(376)
痴情女病榻表痴情	
闲话人寿筵说闲话	
第三十五回	(386)
吕夷简蓄意进谗言	
柳耆卿无心招冷箭	
第三十六回	(397)
闹朋党新政成虚话	
忘大梦旧侣拒荒唐	
第三十七回	(410)
柳耆卿只字丢官职	
谢天香片语释愁怀	
第三十八回	(423)
表深情师师献珍宝	
离宦海柳永走天涯	
篇余	(435)
后记	(443)

篇 首

巍巍大王，亭亭玉女，顾影相对，六六卅六峰，三三九曲水，森列萦回，此乃东南名胜武夷山。

武夷山下，福建崇安县五夫里，住着三个青年，也是三个同胞兄弟：姓柳，长兄名唤三复，二兄名唤三接，小的排行第七，名唤三变。三昆仲与“三”有缘，却与山隔路，虽则密迩武夷，只因日逐埋首攻书，始终未曾一履胜地。

这日，三兄弟接到在朝为官的父亲捎来家书，说是大宋真宗天子即位，重开科举，要他们立即摒挡一切，启程进京，求取功名。七弟三变看了，便与二兄商量：

“都道武夷山水奇绝天下，你我却只能望山兴叹，如今又将远行，不知何日回还，再不乘此一游，岂非憾事？”

三复、三接也久有此意，于是便禀过堂上老母，相率游山去了。

武夷山果是名不虚传。三兄弟乘筏畅游九曲，饱览碧水丹山之胜：神往于幔亭峰的游仙招宴，大王、玉女峰的不了恋情；惊叹于小藏峰的绝壁悬舟，卧龙潭的飞翠流霞；为上、下水龟石的惟妙惟肖而笑谈顾盼，更为响声岩下的“空谷传声”而嬉乐不已。弃筏登岸后，他们又涉足群山，流连徜徉于会仙观的雕梁画栋，马头岩的怪石峥嵘，一线天的跨空碧虹，水帘洞的明珠垂帘，流香涧的飞花逐水，小桃源的别有洞天。……人都说是山川

灵秀所钟，三昆仲文章锦绣，倜傥不群，时人叹为“三绝”。尤其是七弟三变，年方一十七岁，风流俊逸，端秀潇洒，出口成章，下笔千言，二兄都自叹不如。但他们朝夕只埋首于经书子集，最多也只到村头鹅仔峰下走走，哪见过如此名山秀水？两日纵游，都觉眼界一宽，始知天下之大，河山之美，不竟感叹万端，游兴遄飞。

这日，三兄弟联袂来到天游峰上，这是武夷山可登的最高峰，号称“武夷第一胜地”。登上峰巅一览亭，但见群山起伏，九曲溪水如一条白玉带，蜿蜒其间。向南望，隐屏、接笋、玉华三峰峭然挺拔，雄踞于前；而其背后，又有更衣、天柱、紫石三峰排空而升；再远望，还有虎啸、凌霄、三髻诸峰昂立天外。回望东、西两向，更有大王、狮子与鼓子、三教诸峰巍然罗列。真是千峰叠翠，九曲环碧，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三兄弟纵览溪山奇景，披襟当风，兴念杜工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名句，从未有过的豪情逸意，顿然汹涌澎湃，填塞胸臆，似有千言万语，欲对群山诉说一番。三复、三接不由想起此番背乡离井，即将进入仕途，自当建一番不朽之业，腰金衣紫，荣宗耀祖，以不负严父一番厚望。他们先后述说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然后回首问三变道：

“七弟你呢？”

三变见问，含笑应道：“小弟呀，如能功名及第，自当忠君报国，流芳百世；如若功名无望，那就……”

说至此，他目注远山，微笑着把话收住了。

三接是个急性之人，连忙问道：“那便如何？”

三变那俊秀清澈的双目仍不从远山收回，沉吟良久，仍是含笑回道：“不说也罢。”

三接见七弟那吞吞吐吐的样子，似有所悟，也便笑着说道：

“七弟莫非如某君所言，‘不留芳百世，也遗臭万年’吗？”

“哈哈哈！”三变听了此言，不禁收回双目，对着二兄放怀大笑起来。

“如何？”三接不无得意地道：“愚兄言中了吧？”

三变却收了笑声，正色应道：“二哥此言未免把小弟看得高了，小弟还未学会那阴骘权变之术呢！”

三接听了，顿然瞠目无言。

三复这时便插进来说：“七弟莫非欲归啸山林，作一隐逸高士吗？”

三变又连连摇头道：“大哥要小弟仿效陶令高唱‘归去来兮’，‘种菊东篱下’吗？不不，那种苦行僧生涯，弟亦不为。”

三接急起来道：“这又不是，那又不然，你究竟意欲何为？”

这时已是暮春天气，日光和煦，忽然吹来一阵清风，使人神清气爽。三变看看层峦迭翠的群山，又俯视一莹如带的九曲溪水，缓缓说道：

“二位兄长定要小弟说出所以然来。小弟也只好坦然相告。若是功名不就，我只好偎香倚玉，诗酒相娱，也算不负此生。”

三变这种心意，过去从未说起，两个为兄的一听，都十分惊诧。三复突然变了脸色，慌忙说道：

“七弟怎出此言！诗酒相娱，原无可，若凡偎香倚玉，溺色丧志，那是万万不可！”

三变笑起来道：“大哥听弟此言，大有谈虎色变之概，小弟实属不解。圣人有言：‘食、色性也’，何来溺色？何言丧志？”

三复连连摇头道：“咳，咳！醇酒美人，从来是个祸根，倾家误国，莫此为甚呀！”

“不然，设若功名无望，无非一介白衣，自我作乐，何祸之有？”

“严父家教，你岂不知，岂能任你所为！”

“人各有志，只怕严父也不能强人所难吧。”

“唉，唉！你呀！你呀！意想不到，意想不到……”

三接见大哥与七弟争论不休，开头只觉有趣，笑而不言，这时却道：“大哥意想不到，小弟却想到了。”

“这话怎讲？”

“七弟津津有味看那《会真记》时，你大哥不也曾劝阻过吗？我看，七弟是着了书魔了！”

三变也就笑而不言。

三复却连连摇头道：“都怪严父不在身边，母亲把他给惯坏了！”

三接却道：“其实大哥也是过虑。以七弟的敏思捷才，举功名如探囊取物，金榜题名，指日可待。大哥你何必作杞人之忧呢？”

三复心想这话也是，也就不言了。三变听了这几句话，心中却难免得意。他也自以为科场及第，并非难事，争论时略有的不愉快这时已一扫而空，想起这两日的畅游，心情又不免激动起来，便笑着说道：

“二位兄长，你我此次出游，大开眼界，实属难得，岂能无词以纪其事。弟已偶得几章，意欲抛砖引玉，不知以为如何？”

三接听了便拍起手来道：“我知道七弟必有佳章，还不快快念来！”

三变便面对群山，微微一笑，从容朗声念道：

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九班
鳞稳破非烟，何处按云轩。

昨夜麻姑陪宴，又话蓬莱清浅。

几回山脚弄云涛，彷彿见金鳌。

——调寄《巫山一段云》

三变一阙词刚刚念罢，三接又热烈鼓起掌来，他赞不绝口道：“好词，好词，寥寥数语，便囊括了三十六峰与九曲溪水的奇幻胜景，还因会仙观与幔亭峰的神奇传说，泛写出仙人云集的盛况空前，真是妙绝。”

三变却不理他的赞赏，他只觉文思泉涌，不能自己，接着又念第二阙道：

琪树罗三殿，金龙抱九关。上清
真籍总神仙，朝拜五云间。

.....

三变的第二阙《巫山一段云》方才念罢，三接还来不及开口，他又接下去念第三阙、第四阙，真如高山飞泉，一泻而下，直至念完五阙，才算意尽兴阑，停了下来。两个为兄的听得目瞪口呆，只有叹服不已。停了半晌，三接才如梦初醒，笑逐颜开地道：

“七弟呀七弟，‘高飞凭力致，巧啭任天姿’，凭你这浑身锦绣，满腹文章，设若科场不第，岂非主考官瞎了眼睛！”

一直没有开口的三复，此时也拍拍三变的肩膀，频频点头道：“七弟，好自为之，前途无量，前途无量呀！”

这时，夕阳已经衔山，雾霭如一抹轻纱笼罩在波涛起伏的远山近岩，残阳掩映，变幻着彩色的光晕；九曲溪水又如一弯青碧琉璃，萦绕脚下；一阵轻风，带来了武夷山无处不在的兰花幽香，三兄弟如醉如痴，恍如踏入蓬莱仙境。三变步下一览亭，徘徊

徊躑躅，饱览溪山全势，回味着两兄长出自肺腑的赞言，仿佛已经鳌头独占，一举成名。一时心潮起伏，不禁引吭高歌李太白的名篇：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上 篇

……好梦狂随飞絮， 闲愁浓胜香
醪， 不成雨暮与云朝， 又是韶光过了。

——《西江月》

第一回

初应试三变怨不第 屡征伐真宗苦无功

这一年秋天，三兄弟来到北宋都城汴京。冬，顺利通过开封府的荐举。

次年，真宗景德二年，亦即公元一〇〇五年，三兄弟参与了贡院之试。事与愿违，礼部揭榜，一起名落孙山。

欲“直挂云帆”，“长风破浪”的柳三变，一下便栽了筋斗，这使他难受、惊骇，莫名其妙。他自问诗赋策论，都很下了一番功夫，自己是十分满意的，何以竟落第了？难道二哥不幸而言中，果真是主考官瞎了眼睛？

父亲柳宜却没有深责他们。他久历仕途，饱经宦海沧桑。在南唐时就已官至监察御史，入宋后当过沂州费县令。太宗淳熙二年进士及第，乃得为工部郎中。他深知功名来之不易，见三变闷闷不乐，茶饭无心，反而抚慰着道：

“不少士子皓首穷经，白了头未得一举，也是有的。你等去岁来京，仓促应试，何望一举成名。要紧的是不自懈怠，穷究经史，自有登龙之日。”

三复、三接颇有自知之明，想到才华如七弟，都榜上无名，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三接终有些为七弟不平，埋怨主考不公。如今他们见严父如此譬解，也就转而婉言相劝七弟，三变心